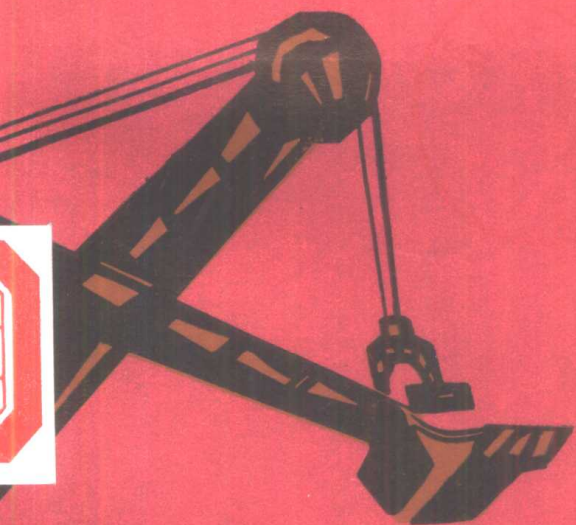


地下的星星

边熙根著

当代外国文学





地下的星星

〔朝〕边熙根著

沈圣英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전 회 군
지하의 별들

조선문예출판사 1972년

封面设计: 姜 旗

地下的星星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30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 $\frac{3}{4}$ 插页 2

1980年9月北京第1版 1980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10208·31

定价 1.15元

这是一部反映朝鲜社会主义建设的长篇小说，写的是矿山工人响应朝鲜劳动党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全会的号召，大搞技术革新故事；全书始终贯穿着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塑造了一系列优秀的党的工作者、工人和知识分子形象。



外国文学

书 号： 10208·31

定 价： 1.15 元

第一章

一九五七年二月。

全国人民响应两个月前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党中央十二月全会决议，积极地行动起来了。全国上下象一个大熔炉，一片热气腾腾。

人民军里也下来了大批转业军人，奔赴工业战线。千水矿矿工出身的人民军副小队长姜学善就是其中的一个。

学善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部队，在激烈的战火中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们，把他送了一程又一程。他知道，尽管自己转业离开了部队，作为一个响应党的号召去担负新的战斗任务的人，是不应该在这种时候流泪的，但是，他还是控制不住感情，眼前早已一片模糊了。

第二天中午，学善在一个名叫阳山的山区小车站下了火车，搭上一辆装满了坑木开往矿山的卡车。在海拔九百公尺的山岳地带，这一天要算是春节前稀有的暖和天气了。

低沉的、仿佛伸手就能摸到的灰蒙蒙的天空，飘舞着鹅毛大雪。从这里到矿山，足足还有三百里路程。

汽车喘着粗气，在险峻的山路上奔波。一路上，白雪覆

盖的绵延起伏的群山，不断地从驾驶室的窗外掠过。汽车刚刚转弯抹角地爬上粗麻绳似的陡峭的山路，连喘气的工夫还没有，又一座山峰突然挡在了面前。

学善感慨万千，透过车窗尽情地眺望山峡的景色，好象都要把它们一一地铭刻在脑子里……在雪花纷飞中，崇山峻岭，竞相耸立，呈现着千态万象；一条条溪谷在千丈悬崖下奔流，放眼望去，令人头昏目眩；柞树林披着白雪，象一簇簇盛开的喜人的白花；松柏挺立在白雪皑皑的山坡、悬崖和岩石上，傲然地展示着绿油油的枝叶……这一切，构成了一幅连绵不断的壮丽的图画。也许因为这里是用自己的鲜血保卫过的家乡的河山，使人感到格外动人、瑰丽。

突然，学善眼前浮现出那些日夜怀念的人们的面孔。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就要迎接他的归来了。参军的那一天，和他们在村外的河边上告别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满脸皱纹的母亲一边塞给他一包打糕，一边嘱咐：“孩子，好好听金日成将军的话，一定要打了胜仗再回来。”她为了不让儿子看见她的眼泪，紧紧咬住宽厚的嘴唇。他的叔叔——矿山建井处处长姜达浩，总是那么爽快，捶着胸脯说：“学善呀，一个美国鬼子也别剩下，统统把他们消灭光！现在我才知道年龄不饶人呀！”矿山党委员长始终沉思着，什么话也没有说，使劲地握了握学善的手。后来，学善走上通往佛堂岭的山拐角的时候，又一次转过身来，望了望生育了自己的矿山村。母亲他们还没有回去，象钉在了那里似的，不停地向他招手。不打败美国鬼子，不取得最

后胜利，就不活着踏上佛堂岭！学善又一次下定决心，大踏步地上路了。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七年……学善想到这里，心里一阵激动，眼圈发热了。

母亲脸上的皱纹又增多了吧？叔叔原是个豪爽、开朗的人，也许不会见老……党委员长又怎么样了？学善的心早已飞向了他日夜怀念的人们的身旁，飞向了新的战斗任务在等待他的矿山！

汽车行驶到离矿山五十里路左右的佛堂岭的陡坡路上，遇到了意外的障碍，前进的道路被挡住了。短暂的冬日的太阳，刚刚沉落到西边的高阁峰的后面，突然刮起了狂风，转眼间又变成翻天覆地的可怕的暴风雪。汽车冒着风雪，艰难地爬上陡峭的山坡。狂风卷着雪，击打着汽车的挡风玻璃。急性子的司机恼怒地骂了一句“鬼天气！”两眼紧盯前方，缓慢地开动着车子。

汽车驶过一个急转弯，车灯照出了一段十米多长的冰板路。路滑坡陡，司机脸上露出不安的神色，小心翼翼地把车开上了冰板路。可是没开几步，车子便渐渐向后滑去。司机猛一刹车，车身颠簸了一下，停住了。

“他妈的，走不了啦！我早就说不该来……”司机转回身，为难地望着学善。

“怎么办呢？”

“有什么办法？只好回去……”

“已经到了这里，怎么能回去？”

“没法子。弄不好，会翻到山下去的。”

学善沉思片刻，问道：

“有斧子和镐头吗？”

“有倒是有，碰上这种天气，靠这些东西得干到什么時候？”

“矿上急等着用坑木，咱们跟坚冰拼一场吧！”学善推开驾驶室的门，下了汽车。

司机一看“乘客”比自己还积极，倒有些不好意思，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能行吗？”也跟着从车上走下来。

刺骨的寒风卷着雪花，怒吼着，翻腾着，大有非把他们两人卷走不可的势头。

司机跳上工具箱，翻找了一阵，找出斧子和镐头，从车上扔下来。学善拣起一把斧子，大步走向冰板路。司机从工具箱子上下来，爬上山坡，折了一些枯树枝堆在冰板路上，用油布做引子，点起了一堆火。干透了的树枝发着噼噼剥剥的响声，趁着风势越烧越旺。

学善和司机挥动着斧子和镐头，开始破冰。

山谷里象涂了一层墨，黑漆漆的，到处是狂风的怒吼声和刺耳的噪音，只有车灯和篝火照射下的冰板路透着微弱的光亮。柞树在山坡上索索发抖，干枯的赤杨树枝不时发着“喀嚓喀嚓”的凄凉的响声，折断下来。呼啸的旋风卷着雪花扑打在脸上，象鞭子抽打一样疼，叫人透不过气来。冰块象石头一样硬，使出全身的劲，也只能砸出一个小小的凹坑，四周的冰层却纹丝不动。学善象牛一样喘着粗气，紧张地挥动着斧头；司机生怕落在他的后边，也用浑身的劲一镐

一镐地砸下去。两人全神贯注地干着，完全忘记了时间，眉毛上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

在他们快要干完的时候，从风雪的怒吼声中突然传来一阵汽车的喇叭声。两人同时停下手，向传来声音的方向望去。只见车灯的两道笔直的光柱顺着险峻的山路射下来，缓慢地向他们靠近。

“准是矿上有什么急事啦！”司机自言自语地说。

“你怎么知道呢？”

“要不是有急事，谁会在这种鬼天气出车？”

司机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开来的汽车在冰板路的前面停了下来。

“喂！怎么啦？”一个高个子司机打开车门跳下来，走近他们问道。

“我们快干完了。这种天气，你们到哪儿去呀？”学善这辆车的司机问。

“建井处有急事，要到部里去一趟。”高个子的司机回答说，瞟了一眼手里拿着斧子的学善。

学善一听到“建井处”三个字，立刻竖起了耳朵。这时，一个坐在驾驶室的人从车上下来走近他们。那人的大衣领子高高竖起，再加上皮帽子的帽耳也放了下来，看不清他的面孔，但却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中等身材，身体结实的男人。

“同志们，辛苦了！”那人声音洪亮，打着招呼，一面留神地观察威风凛凛的身穿棉军服的学善：一张血气旺盛的古铜色的圆圆的面孔……毛刷子一样又浓又粗的眉毛下闪着

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宽阔有力的肩膀仿佛能扛起一座大山……那人把学善全身上下打量了一阵，问道：

“你是从部队复员回来的吧？你也许认识姜达浩处长？”

“是的，我跟他很熟。”

“那么你是不是姜学善同志？”

“是呀，您是……我记不起来了……”

“我们是初次见面，你当然不会记得。那我们就认识一下吧！我叫许日，是建井处的主管工程师。”许日微笑着，向学善伸出了手。

“啊，是吗？失礼啦！”学善不好意思地涨红着脸，握住许日厚而柔软的手。

“经常听处长提起你。今天和你见面很高兴。”

“今后请多多指教。”

“互相学习吧！姜达浩处长接到你的电报，都等急了，哈哈哈……”许日爽朗地笑起来。

“喂！咱们一块儿破冰吧！”学善车上的司机对愣愣地站在那里听学善和许日谈话的高个子司机说。尽管学善不肯把斧头交给高个子司机，但他还是从学善手里把斧头抢了过去。

“你听到首相同志亲临矿山视察的消息了吗？”许日慢慢地走近火堆，问道。

“嗯，前次接到母亲的来信，知道了。”

“你来得正是时候。现在，全矿山都在贯彻首相同志的教导，真是热火朝天啊！只是凿岩能力跟不上去，很伤脑

筋。听说学善同志是有名的凿岩能手，可得好好发挥一下你的作用呀！”

“我哪里有那么大的本事？”

“姜达浩处长能称赞你，就肯定不同一般！哈哈……”

学善感到很不好意思，又一次涨红了脸。

“关于五百米竖井的事，你听说了吗？”

“听说了，进展怎么样？”

“不过是刚刚迈出了第一步。竖井工程很快就要正式动工了。”

“我是从信上知道的。听说要用两年半的时间建成，实在了不起，您可要多辛苦了！”

“现在又缩短了时间，要两年完成！”

“啊……”

学善瞪圆了眼睛，大为惊异。他简直无法相信能在短短两年之内建成五百米竖井，日本鬼子不是用了四年才建成一个二百米竖井吗？所以，在他看到叔叔姜达浩来信说要用两年半的时间建成五百米竖井的时候，就曾经感到十分惊讶，现在，又听说要缩短到两年，竟一下子愣住了，用怀疑的目光望着许日。许日似乎看出了他的意思，似笑非笑地说：

“你也许不相信吧？”

“说实在的，我是不大相信。两年能行吗？”学善激动地问。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今天，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到部里

去。我们准备采用预制大型砌块装配的办法，就是在地下装配一个五百米高的装配式预制大井筒。”许日把预制大型砌块的样子和装配方法向还在发愣的学善作了说明。

学善听了许日介绍，渐渐明白过来。那真是奇妙而大胆的创造！他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问了一句：

“党委员长同志好吗？”

“他很好，不久前参加道^①党委会议去了，是一次关于挖掘生产潜力的协议会，大概不会很快回来。”

许日和学善说话的工夫，两位司机已经处理完路面上的冻冰，高个子司机走过来催促许日上车。

“好吧，以后见面再谈吧！”许日很惋惜不能和学善继续谈下去，恋恋不舍地和学善握了握手，登上驾驶室。

学善也不愿就此分手，真想和许日在这堆篝火旁边谈上一个通宵。许日的汽车开走了，直到在风雪中闪着红色光亮的汽车的尾灯消失在下面一个转弯的时候，他还站在那里发愣。

“两年建成五百米竖井！”学善实在太兴奋了，特别是当他想到从现在起就要投身竖井工程战斗的时候，一种象在战场上迎接新战斗的那种振奋人心的激情，象一股电流通过全身：“今后，我的武器就是凿岩机了！”

汽车已经驶下了山，在矿山村口的河边上停住了。学善走下汽车，风雪还在怒吼。他举目眺望了一下在风雪中

①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域名称，相当于我国的省。

闪耀着点点灯光的矿山村的夜景，便横穿过白雪覆盖的小溪，抄近道向座落在月泉谷尽头的家里匆匆走去。不一会，他走进熟悉的院子，一眼看见窗口的灯光，猛地站住了脚。窗口上映出了母亲的身影。

“妈！”他再也忍不住了，声音哽咽地喊道。

随着他的喊声，房门立即打开了。母亲顾不得穿鞋，踉踉跄跄地跑出来。学善正站在从屋子里射出来的灯光下。母亲发现了儿子，停住了脚步，象一个失神的人那样，呆呆地望着儿子。

“妈！”学善声音颤抖地喊了一声，紧紧地抱住母亲的双肩。

“你……你……”母亲只喃喃地说出了两个字，再也说不下去，埋头在学善的怀里哭了。

夜深了，学善家象个办喜事的人家，依然笑语喧哗。

村里的妇女们听说学善回来了，都到他家的厨房里来帮忙，有的煎绿豆饼，有的准备压冷面，个个忙得团团转。

上房里，姜达浩等男人们围着摆满酒菜的饭桌，一边喝酒一边谈话，更加显得热闹。这次儿子回来，学善妈张瑞粉老疑心是在做梦，一直目不转睛地望着坐在上、下房之间的门边静听达浩说话的学善，眼睛里充满只有做母亲的人才有的慈爱。

厨房里的炭炉上放着饼鏊，达浩的妻子贵仁女擦上猪油，正在煎绿豆饼。她瞅了一眼学善妈，开玩笑地说：

“嫂子！别瞧了，学善的脸上都快叫你给瞧出洞来啦！”

坐在炕下筛大麦面的崔成民的妻子甲顺，看了一眼贵仁女，故意顶她一句：

“嫂子，你总夸你那个出嫁的女儿好，今天晚上怎么也嫉妒起别人来啦？”

“说真的，一看见学善胸前挂的那些金光闪闪的勋章，真叫人眼热哩！”贵仁女说着，放声笑了起来。

“那你为什么不早生个儿子呀？”一个正在刷锅的后院的妇女插嘴说。

“哟！这哪能是想生就生的呀！你问我老头子去吧！”

“现在生一个也不晚呀！”

不知是谁这么一说，引得哄堂大笑。

“大嫂，该挑个儿媳妇啦！”

“谁说不是呢，哪儿有好姑娘，你来做个大媒吧！”学善妈半真半假地说。

“人家八字好，用不着操心。”贵仁女又开了腔。

“学善没说看中谁了吗？人家自己会挑个好姑娘的，不用替他操心。说不定早就找好一个漂亮姑娘啦！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模样儿俊，胸前又挂着这么多勋章，矿山的姑娘全得叫他迷住！嘻嘻嘻……”

后院妇女的话又把大家引笑了。学善妈掩饰不住涌上心头的喜悦，也跟着大伙笑起来。

妇女们在厨房里说笑的时候，上房男人们的话题已经

从战争转到了五百米竖井的问题上。谈话的主角仍然是姜达浩。他高高的颧骨，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下巴上一片黑胡茬子。这时，他已经略带醉意：

“说真的，我们的主管工程师可解决了大问题！要不是他设法把工程缩短到两年，别人谁能想得出来！我还是第一次遇见象他那样聪明的人。”

接着，他谈起了在缩短工程时间问题上发生的种种的情况。

……一个月前，首相同志亲临千水矿山。群众见到了日夜想念的领袖，整个千水谷都沸腾起来了，沉浸在欢乐和激动中。白雪皑皑的群山，也仿佛在满怀喜悦地翩翩起舞。

首相同志不顾大雪封山，道路艰险，翻高山，过大江，千里迢迢地从平壤来到这里。这已经是他第二次亲自来看望千水谷的矿工了。首相同志在千水谷住了两天，亲自指导了矿山的全盘工作，无微不至地关怀矿工的健康和生活。

一个风雪交加早晨，首相同志访问了有老人和婴儿的矿工家庭，摸着他们的炕，指示要多给他们供应取暖用煤，还亲自下到地下掌子面和工人们谈话。他说住在山沟里的人一定更想吃到鲜鱼，于是便指示给他们调拨几艘专用渔船和运输汽车，去东海捕鱼，直接供应。慈父般的首相同志的巨大关怀象阳光一样温暖，千水谷的群众感到无比幸福，感动得热泪盈眶。

首相同志和往常一样，亲自下到很深的掌子面，详细地了解矿山的工作和生产情况，还把干部和工人召集到身边，

就象在家庭里跟儿女们谈话一样，亲切地向他们讲述国家的形势和十二月全会的意义，要他们迅速纠正矿山工作中的缺点，教给他们怎样适应形势的变化，加倍生产铁矿石的具体方法。

三年战争的炮火把一切都变成了废墟，现在虽然已经重新恢复起来，但是国家的情况还很困难，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日甚一日。

盘据在南朝鲜的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疯狂地进行反对共和国北半部的挑衅，党内反党反革命的宗派主义分子奉行事大主义，攻击我们的党。不仅如此，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也有许多困难。在执行庞大的五年计划中，资金不足，人民生活也还没有得到改善。但是，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主体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党，毫不动摇，决心拿起首相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亲自创始的武器宝库中的自力更生的武器，去战胜重重难关，提前完成五年国民经济计划，占领革命的高峰。这是一条早日在朝鲜建成社会主义乐园，提前实现祖国统一的最正确和最直接的道路。但是，这决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要想走这一条路，全国人民就要勒紧腰带，最大限度地增产节约，别人迈一步，我们就要迈十步、百步……

首相同志教导说：“在这个困难时期，能够战胜一切困难，证明我党的路线和政策英明正确的，只有你们，我们的工人阶级！不久前，我到了降仙，和钢铁厂的同志见了面。我说，要想实现今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就需要多生产一万吨

左右的钢材。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国家就可以伸直腰了。我这么一讲，他们立刻就行动起来，下决心要利用设计能力不超过六万吨的压延机生产出九万吨钢材。我想，他们不仅能够出色地完成这个决议，而且能够超额完成。但是，在解决我国目前的困难、迅速发展国民经济方面，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使工业中的第一道工程——开采工业，无条件地走在前面，不然就不能优先发展重工业，不能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也就不能奠定自立的民族经济的牢固基础。尤其是你们生产的铁矿石，在我国工业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你们能不能完成生产计划，将对执行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有极大的影响。你们的任务是重大而光荣的。”接着，首相同志指出：从目前矿山的情况来看，要做到迅速增加铁矿石的生产，最合理的方法是采用“大量采矿”和“大量处理”的办法。这就是说，过去开采一矿车，生产一公斤矿石，现在就要采两矿车，生产两公斤矿石。因此，最重要的问题，是必须使掘进领先，积极推广开采机械化，掀起大规模的技术革命运动，从而迅速提高竖井等运矿和选矿能力。

首相同志强调指出：“同志们不要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要用为党，为人民而战斗的革命精神，怀着早日统一祖国的火热的心去解决它。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只要你们以降仙的同志们为榜样，抱定决心去干，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重要的是大胆设想，大胆实践。我相信，在战后恢复建设时期发挥了爱国热情和做出了榜样的千水